

洪丕谟 著



梦与生活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丛书

梦 与 生 活

洪丕谟 著

(京)新登字 172 号

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丛书

梦 与 生 活

洪丕谟 姜玉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25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3200册

*

ISBN 7-5059-1880-X/I·1309 定价：6.70元

内 容 提 要

有了梦,人生平添了几多色彩,有了梦,世界变得更为绚丽多姿,奇彩斑斓。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人生活中梦文化的旖旎现象,娓娓地叙谈了古人关于梦的分类研究,传统医学对梦象进行的疾病预测,梦作为潜意识所具有的心理学意义(如男女间的情梦等),梦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古人占梦、祈梦以及企图通过灌梦达到消灾弥祸的民俗,以及梦的典故和趣闻等。本书文笔清畅,广征博引,内容丰富,如数家珍,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加上书中插有数十幅引人入胜的妙笔绘画,更是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本别开新面,读者覆盖面较广的读物。

目 录

卷首题辞

卷上 梦与人生

从晋侯“病入膏肓”之梦说起

——梦因的分析和梦象的分类…………… (5)

《黄帝内经》说梦…………… (34)

男女艳梦…………… (47)

祈梦和禳梦…………… (60)

梦与人生…………… (73)

卷中 梦与文学艺术

梦和文学创作…………… (95)

诗歌与梦…………… (124)

梦与词境的塑造…………… (156)

小说家笔底的梦…………… (180)

梦与音乐绘画的创作…………… (200)

梦的典故…………… (213)

卷下 梦的占断和谬误

中国占梦史略…………… (227)

梦的类别和占断.....	(254)
占梦术的谬误.....	(297)
后记.....	(308)

卷首题辞

天底下哪一个人不做梦？
浪漫的梦，
馥郁的梦，
春意萌动的梦，
富于想象的梦，
提示疾病的梦，
“预示吉凶”的梦，
美丽的梦，
可怕的梦……

啊！
梦的花样真是千姿万态，
梦的色彩真是瑰异缤纷，
梦的风情真是流盼旖旎，
梦的潜力真是神鬼莫测……

但愿得，你、我、他、她，
在人生的展望中，
送去恶梦，
迎来好梦，
把生命的旅途，
打点得，
更加绚丽动人！

洪丕谟于1992年秋

卷上 梦与人生

从晋侯“病人膏肓”之梦说起

——梦因的分析和梦象的分类

《左传·成公十年》载，晋侯梦见厉鬼破门，受惊而醒。当时，晋侯召来家住桑田的巫师为他占梦。桑田巫占后说：“看来，您君王怕是尝不到新麦了。”桑田巫的话说得很委婉，意思是，您君王捱不到新麦收割的时候，就要一命呜呼啦。

几天以后，晋侯果然大病缠身，并且日益沉重。朝里听说秦国一名叫缓的医生技术超群，是个名闻天下的良医，便遣使前往求救。在医生还没到来之前，晋侯又做了个梦，梦见两个小孩正在慌慌张张地交谈。一个说：“听说缓是天下名医，他来了，我们必定遭殃，不知往哪里逃才好？”另一个说：“我们何不躲在膏之下，肓之上，把自己隐蔽得好好的，看他能把我们怎么办？”

不久缓来到晋国。经过诊断，他无可奈何地对晋侯说：“看来没希望啦。这是因为病已深入到肓之上，膏之下，灸又灸不到，针又针不着，药物也透不进去，真是让人束手无策啊！”

这里所说的“肓之上，膏之下”，就是平时人们经常挂在口上的“膏肓”。何谓“膏肓”？晋朝杜预注解道：“心下为膏，肓，膈也。”心下膈上，为体内重要而又隐蔽的处所，所以后世就把



徐有武《病入膏肓图》

病势严重、无药可医称为“病人膏肓”。

当初，晋侯听到桑田巫的占卜结果，并不以为然，只当作是一派胡言。现在，他听缓这么一说，虽然感到病势严重，可却并不就此完全信服。过不多久，新麦收割的季节到了，他要当着桑田巫的面口尝新麦，以证明这位巫师的错误。可是，他刚要进食新麦，肚子就胀起来，竟胀得那么厉害，使他不得不丢下刚煮好的新麦粥钻进厕所。然而，悲剧也正发生在他钻进厕所的一刹那——在一阵眩晕中一头栽进茅坑，呜呼哀哉了。

《左传》是我国古代历史名典。从晋侯所作病梦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一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二是体内疾病或生理现象，可在梦里得到相应或隐约的反映。

①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这是一种早为人们熟知的生理、心理现象，至今并为科学所证实。比如正处在热恋阶段的青年人，由于日思夜想，梦里出现情人的倩影是不足为奇的事。又如正在紧张地温课备考的学生，惯常总会在梦中进行温课解题，甚或进入试场，也属司空见惯。

当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既可作为一种心理、生理现象，同时也不排斥病理因素的存在。有人白天思虑过度，神经衰弱，夜里往往乱梦缠身，便入于病态了。即以晋侯为例，当年可能晋侯先已有了微恙，心里总是惦着自己的毛病，由于日日胡思乱想，结果产生了厉鬼破门的恶梦。

不管是生理之梦还是病理之梦，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皆由于大脑皮质所受各种刺激多了，晚上就不期然而然地反映到梦境中来。问题在于，生理之梦与病理之梦往往很难划上一个明确的界线。更多的是，因为睡梦纷纷，做过了头，便入于病理了。《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中写，秦氏听到

宝玉梦中唤她乳名，心里纳闷，又不好细问。其时，宝玉正迷迷糊糊，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怀整衣。袭人过来给他系裤带时，刚伸手到大腿处，只见冰冷粘湿的一片，吓得忙缩回手来问道：“这是怎么了？”宝玉红了脸，把她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也深省人事，见宝玉如此光景，心里便察觉了一半，不觉羞得满脸绯红，不好再问。日有所思，在睡眠中初试男女间的云雨之情而导致梦遗，这对发育中的少男来说，属于生理上的正常现象。但好比真理和谬误原只一步之差一样，如果白天胡思乱想，入夜梦遗频作，进而头晕耳鸣，做事没精打采，终于累及身体健康，便进入病态了。

严重的病梦是要送命的。《红楼梦》第十二回写被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害得奄奄一息的贾瑞，从跛足道人那里，得到一面专治邪思妄动之症、背上镌着“风月宝鉴”四字的镜子。道人叮嘱他千万不要去照正面，只照反面。可被相思害苦了的贾瑞，怀着好奇之心将正面一照，只见花枝招展般的凤姐站在镜里正招着手儿叫他。贾瑞心里一喜，便荡悠悠地进了镜子里去，与凤姐极尽颠倒之情，云雨之欢。事毕，凤姐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啜哟”了一声，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摊精。心里到底还不过瘾，又翻过镜子正面，只见凤姐依然招手叫他，他又进去，如此三番四次。到了这次，刚要出镜子来，只见两个人恶狠狠地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贾瑞叫道：“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只说了这句，就再不能说话了。

别以为这段情节只是出于小说家笔下，可在现实生活中，病人梦魂颠倒、邪火妄动而遗精不止，甚至严重到送掉卿卿性命的也不是没有可能。

②体内疾病，或某些生理现象可在梦里得到相应或隐约的

反映。

生理现象容易理解。比如睡梦中要小便，到处找厕所找不到，憋得差点打熬不住，醒来才知原来正是小便急得发慌；睡梦中腹内饥饿，见到食物大嚼一番，醒来发现正值饥肠辘辘；睡梦中一脚踩进水里，冷彻心骨，俄而醒来始悟双脚原来露在被头外面；睡梦中胸闷惊恐，好像被大石所压，想叫又叫不出，醒来原来是自己的双手紧紧压在胸口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对有过类似经验的人来说，该是紧贴生活的现实。

有时这类情况还可通过听觉反映到你的梦里。人们曾有这样的体验，梦见有人敲门，这时如果忽然惊醒，常会发现果真有人立在门外敲门的事实。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梦例。一次，段成式表兄卢有则在梦里看到人家打鼓，及至醒来，原来正是“小弟戏叩门为街鼓也”。

为什么睡梦中会产生这些有趣现象呢？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进入睡眠状态时，他的大脑皮层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在某些局部区域还存在着兴奋灶。当来自自身或外界的刺激，通过感官传到大脑中枢并和这些兴奋灶发生联系时，相应的梦象便油然而生了。

除了生理之梦，某些疾病在发生之初，当你还没察觉到，或已经发生，但还没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时，也有可能梦象中得到相应的反映或提示。如晋侯先是梦见“大厉”破门，接着又梦见自己病人膏肓，像这一类的情况，史籍中不乏其例。

在西方，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曾有过恶梦可能是疾病先兆的类似论述。事实确实如此。当今医学科学验证，一个人在梦中经常发生被人追赶、心跳气促、甚或胸口压抑疼痛、惊恐万分的情景，这个人就很可能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另如梦

中出现胸口被压、冷汗淋漓，这个人也很可能已经得了肺部疾病。

为什么疾病在潜伏期没有症状，或症状不明显，而梦却能事先作出反映呢？郭莲舫、戴君君《心理与疾病》回答：

现代生理心理学家认为，人在白天或觉醒时，受到外界大量的刺激信号，使大脑无暇顾及一个疾病初起的微弱信息。另外，大脑对此也能调节。而当人在睡眠状态下，外界的信息输入大大减少，大脑许多细胞处于“休息”状态。于是，这类潜伏性病变的异常刺激信号传入大脑后，便可能使大脑相应的细胞活动起来，一旦兴奋波及扩散到皮层视觉中枢，这里的脑细胞就应激起来，从而就出现各种梦境。

《黄帝内经》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医学的煌煌巨著。其中《灵枢·淫邪发梦篇》，还根据“厥气”侵入体内脏腑经络不同部位，列出可能产生的病理性梦象为：“厥气客于心，则梦山丘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对于这种病理梦象，《黄帝内经》另有洋洋洒洒的专门论述，在后文我们将另列专篇，加以分析体认。

然而，人类的梦象并不仅仅局限在晋侯梦“病入膏肓”一隅，而是千变万化，波谲云诡，无所不在。要把这样复杂多变、没有固定模式的梦象加以分类归纳，找出梦因，自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此古人有关“六梦”、“十梦”、“九梦”等多种分类尝试，作为先人对于梦的探索，却也匠心别具，在中国古代梦文化的发展史上，涂上了浓浓的一笔。我们这里且分而

述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周礼》“六梦”和析因

“六梦”为《周礼·春官》所提出。书中先说“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六梦”的名称是：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

顾名思义，有关“六梦”的情况，我们从字面上大致可以窥其端倪，至于具体内容，《周礼》却未加解释。此后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在注释《周礼》时，才把“六梦”各自的含义，以及发梦的原因，言简意赅地作了阐述。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郑玄因党锢案牵连被禁，然而这样一来，反倒使他不问政治，潜心著述，遍注群经。在注经过程中，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最后终于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人称“郑学”。

对于《周礼·春官》所载“六梦”，郑玄是这样下注的：

①正梦

郑玄注为：“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这是说，正梦是在正常状态下，既不由心理因素，也不由病理因素，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正常人的一种梦象。

正梦并非由什么特殊原因引起，所以说是“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②噩梦

郑玄作注时引杜子春的话说：“噩”当为“愕”。这明摆着说，由于惊愕引起的梦，才叫“噩梦”。后来，李光坡《周礼述注》为《占梦》作注解时，又把“噩梦”的定义下为：“所梦可惊愕也。”